抗戰勝利70周年 大量珍貴文物迭現

侵華日軍百人斬判決書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記者日前從江蘇省南京市文廣新局了解到，南京近期開展了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搜集到很多很少露面甚至從未露面的珍貴文物，比如抗戰時期侵華日軍拍攝的照片集、侵華日軍細菌實驗的遺骨、侵華日軍百人斬殺人狂魔的死刑判決書等。

據南京市普查辦副研究館員劉媛之介紹，南京高淳區公安局幾年前在老檔案中無意發現了一套侵華日軍拍攝的紀念照片集，影集最初是在高淳一老百姓家中牆洞裡發現的。經專家認定，這些黑白紙質照片為侵華日軍出征紀念照、作戰照等，是某日軍士兵倉促中留在高淳的。很多照片都配有拍攝時間、地點等信息，是揭露日軍侵華史實的珍貴歷史資料。

日軍細菌實驗遺骨首現

關於抗日戰爭的文物，此次普查中登記了很多近年來的新發現。劉媛之介紹：「比如說張純如的《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英文原件手稿，留存於世的僅此一件，很珍貴。還有日軍細菌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遺骸，這是1998年在南京市北京東路的建築工地上挖掘出的。因為日軍把這些罪證銷毀得很厲害，所以能發現很不容易。」

1998年8月18日，在南京市北京東路某建築工地上，發現了一批頭顱和被肢解的遺骨，經過權威部門鑒定，遺骨中有霍亂病菌，可確認為日軍「榮」字1644部隊進行細菌實驗的遺骨。這批遺骨也成為珍貴的可移動文物。劉媛之介紹，日軍戰敗後，為了掩蓋罪行，銷毀了絕大部分的材料、人骨等。這批遺骨當時在內地屬於首次發現，為揭露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殘酷暴行提供了有力證據。

此外，還有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少將庭長石美瑜保存的侵華日軍向井敏明、野田巖、田中軍吉死刑判決書，「這是庭長自己留存的底稿，這三個侵華日軍是百人斬的殺人狂魔。這份底稿上面有印章，雖然是草稿，但也很正式。這些底稿他當年帶到了台灣，在55年後又重回南京，是他的後人捐贈的」劉媛之說。

■侵華日軍出征照片。 本報南京傳真

■石美瑜保存的向井敏明、野田巖、田中軍吉死刑判決書底稿。 本報南京傳真

■何亮和他的藏品。 本報河南傳真

日軍經濟掠奪添鐵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芳芹 河南報道）河南駐馬店退伍軍人何亮收藏大量「抗日」時期的貨幣和軍用券（軍用手票），發行機構大多是「大日本帝國政府」和「滿洲中央銀行」。

據何亮介紹，「滿洲中央銀行」成立時，東北境內有4大銀行發行的15個幣種136種紙幣，但是被以極低的兌換率限期兌換成「滿洲中央銀行」貨幣。從1932年7月到1935年8月，這些紙幣被收兌完畢。「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共發行5套25種。第一套是1932年7月1日臨時發行的。在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更大量發行了一套短號碼的「滿洲中央銀行幣」。

「滿洲中央銀行」發行的金屬鑄幣共13種，面值有5厘、1分、5分和1角。「從這些偽滿洲國時期的貨幣和軍用券等藏品可以看出，日本侵華時期對我國經濟上的掠奪。日本人印刷鈔票，掠奪了中國人民辛苦勞動獲得的財富。」何亮說，這是日本侵華的明證。

日「金陵部隊」影集將在南京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土也 南京報道）記者近日獲悉，兩冊反映南京淪陷時期的影集將在江蘇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內展出。據悉，這兩本影集於7月初在日本進行網上拍賣，在日本民間中國歷史研究機構的幫助下，最終由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館長吳先斌拍下並帶回南京。

根據吳先斌館長的介紹，這兩本影集中，一本是記錄當時駐守南京的日軍「金陵部隊」生活訓練狀況的照片影印集，由當時位於南京太平路二十八號軍方指定的室井寫真館拍攝收藏；另一本則是當時駐守南京的某士兵的個人影集，具體屬於何人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在「金陵部隊」的影印集中，記錄了南京淪陷時期日軍士兵吃飯、訓練的場景和當時南京中山門、菊花台忠靈塔等景點。此外，在影印本的最後，還收錄了當時金陵部隊主要官兵的在日住所，為進一步考察南京淪陷史提供了寶貴史料。在另一本影集中，不僅記錄了日軍戰前訓練、日本軍官視察等場景，也拍攝了當時南京的黃包車伕、紫金山天文台等畫面，此外，中華門、中山門等城牆被炮彈損壞的畫面也被記錄下來。

■金陵部隊創立紀念日。 土也 攝

■部分日軍溧水戰前訓練照片。 土也 攝

■淪陷期南京的黃包車伕、劇場等照片。 土也 攝

■日本官兵在食堂門口集合、吃早飯。 土也 攝

「逃兵」棄戎從筆 桃李芬芳

他算不上是什麼傳奇人物，也沒幹過什麼驚天偉業。他的個人命運伴隨着國家的命運跌宕起伏，跨越了兩個社會，將近一個世紀。國家有難時，他投筆從戎，保家衛國，立志馬革裹屍；倭寇投降，他又棄戎從筆，回歸學堂，到如今耄耋之年，桃李芬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

一生坎坷命途多舛 仍以參與抗日為豪

老人名叫羅明錡，出生於1925年8月，祖籍四川，退休後定居天津。1944年9月，日軍進逼貴州獨山，重慶岌岌可危。當時正在重慶南開中學就讀高二的羅明錡響應國家「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與眾多青年學子一起，報名參加了中國遠征軍。10月，新兵們即乘坐美軍運輸機飛越著名的「駝峰」，奔赴印緬戰場。

救起落水美國兵

當年，中國遠征軍為開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二戰場」，保衛中國的「大後方」，浴血奮戰，40萬人傷亡近半，功不可沒，名垂青史。羅明錡所在的部隊主要任務是戰略駐防，所以不知該歸於遺憾，還是該歸於幸運——他們還沒來得及趕上槍林彈雨的血腥戰鬥，戰爭已接近尾聲。在羅老的記憶中，短短一年的軍旅生涯值得「誇耀」的只有兩件小事，一是在勤務中受過一次輕傷，另一次是在伊洛瓦底江裡救起過幾名翻船落水的美國兵。

1945年6月中旬，羅明錡所在的部隊奉命回國，歷時兩個半月徒步行軍，翻越野人山，回到雲南曲靖。這時，日本已宣佈投降，但中國內戰一觸即發。聽說部隊要開赴東北戰場打內戰，羅明錡便與4個要好的南開校友一起開小差，準備回去繼續學業。

聽說有人開小差，隊長帶着兩個班長背着衝鋒槍一路追捕，幸虧有另一校友通風報信，5個「逃兵」才幸運地與追捕者擦肩而過，躲過了回去受軍法處置的噩運。如今，這幾位戰友加校友均已不在人世，羅老每每憶起他們總是唏噓不已。

「文革」妻離子散

談到當了「逃兵」這件事，老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雖然當過『國軍』，可從沒和『共軍』打過仗。」

當年回到重慶後，羅明錡在南開中學繼續完成高中學業。1947年高中畢業時，因成績優秀，羅明錡被保送到天津南開大學工商管理系本科學習，4年後畢業，又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讀研3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管理學人才。

■羅明錡與南開大學商學院研究生座談。 崔雪蕊供圖

但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內地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管理就是階級鬥爭」的論調充斥學界，真正的管理學被打入「冷宮」。

「文革」中，由於有過一段加入「國軍」的履歷，羅明錡被打成「反革命」，備受迫害。先是關進「牛棚」勞動改造，後又挨批鬥，進監獄。母親憂忿而死，妻子帶着一雙兒女與他離了婚。說起這段往事，羅老很簡單地概括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才又重新建立了家庭。17年前，後妻去世，老人一直獨居至今，自稱「空巢老人」。

雖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但對那段毅然決然奔赴抗日前線「保家衛國」的光榮經歷，老人常常引以為豪，從不覺得有半分後悔。唯一讓他痛心的是，「文革」等等「人禍」誤國誤民，空耗掉年富力強的大好青春。

■羅明錡教授在河北工學院作教學成果報告。 崔雪蕊供圖

渴望獲抗戰紀念章

10年前，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中央決定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80歲的羅明錡得到消息後，四處打聽獲得紀念章的途徑、手續，但結果令他十分失望：10年前的那次「頒章」對象，並不包括原國民黨抗戰老兵。今年6月，中央決定頒發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後，90歲的羅老心中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一個多月來，他諮詢過人大、政協、組織部門、民政部門，人事部門，甚至也找到了退休前所在的工作單位和戶籍所在的街道辦，有工作人員向他解釋說：「你參加的是國民黨部隊，不在發紀念章之列。」

對此，老人很鬱悶地說：「抗戰不分先後，抗戰不分國共。我已經是90歲的人了，一切都已是身外之物。但我還有兒孫，我就是想讓後人知道，我也參加過抗戰。」

近日，在熱心校友的幫助下，羅老滿懷希望地往統戰部門寄交了申請材料。但願他多年的心願不會再次落空。

與時間賽跑「以文報國」

■羅明錡與著名體操運動員陳一冰一起獲聘南開大學「活力南開」活動形象大使。 崔雪蕊供圖

「文革」結束後，動盪的社會逐步撥亂反正，羅明錡的正常生活才剛剛開始，但那時他已年過半百，時不我待。憑藉着從小每日鍛煉的健康身體，他開始與時間賽跑，定要了卻此番「以文報國」的心願。

此時他已調入河北工業大學，充分發揮了他在管理學方面的學有所長。1979年，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在他的主持下，一部《普通高校公共管理學》教材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編寫完成，獲得了「一機部」、教育部「優秀教材獎」，多次再版，廣受歡迎。

推「管理學科」 建管理學院

接着，他又趁熱打鐵，四處游說，推動河北工大的「管理學科」逐年升級，從教研組、教研室發展到專業，直至創建管理學院，培養出一批批國家亟需的實用人才。1986年，年過花甲的羅明錡又以一項「教改」成果獲得全國一等獎。

由於羅老身體健康，精力過人，貢獻突出，本該60歲退休的他，被學校一再延聘，直到1993年68歲時才正式退休。不過，退休後的羅老似乎更忙了，他創辦論壇、研討會，講座，發起各類公益活動，救助貧困學生，身體力行倡導「遺體捐獻」，義務擔任多地縣市的經濟顧問，熱心組織「校友會」的活動，甚至還「下海」創辦了一家公司……用羅老自己的話說，這叫「無齡感」生活。